

他是爱国**华侨领袖**、**民主革命志士**，也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教育家**。他创办了福建第一张报纸《福报》；先后参加**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运动，被清政府通令追捕；他投身**辛亥革命**，响应**武昌起义**；被慈禧太后列为**第十一名钦犯**——他就是**黄乃裳**。

池敬嘉 著

第十一名钦犯

中国青年出版社

池敬嘉 著

欽犯第十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钦犯第十一/池敬嘉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153-1878-3

I. ①钦... II. ①池...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3679号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 57350508

责任编辑: 李茹 Liruice@263.net

营 销: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

电 话: (010) 57350517 57350522 57350524

印 刷: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1.75

插 页: 2

字 数: 4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526

黄乃裳——一个穷乡僻壤走出的农家子弟，静宜——一个原本出身低贱的“包衣”之女，在命运之神作弄下与康有为、梁启超、李鸿章、翁同龢、荣禄、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等因缘际会，一起迎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作者题记

目 录

- 楔子 英魂·毅魄/1
- 一 蹭蹭犬命 一灾压双喜/5
- 二 献给万寿庆典最特殊的礼物/12
- 三 浩荡皇恩/16
- 四 打破储秀宫静寂的野格格/24
- 五 较真男儿/30
- 六 鹰犬/32
- 七 弄巧成拙/35
- 八 京城街奇遇/41
- 九 偏欺暗室/52
- 十 在公车上书的日子/60
- 十一 儿女情长/69
- 十二 遇险天津卫/80
- 十三 英雄气短/86
- 十四 为伊消得人憔悴/91
- 十五 丁香空结雨中愁/95
- 十六 诘难汗漫舫/98
- 十七 病入膏肓/107
- 十八 撒谎/111
- 十九 真相大白/117

- 二十 用心良苦/122
- 二十一 窥探/130
- 二十二 小酌来福客栈/135
- 二十三 撤帘归政后的“老佛爷”/136
- 二十四 不择手段/141
- 二十五 寄情/145
- 二十六 渐露狂悖/147
- 二十七 温暖肚中荆棘/151
- 二十八 无药可治/154
- 二十九 大戏楼出现刺客/158
- 三十 举而不坚/165
- 三十一 在腥风血雨的日子里/168
- 三十二 沦落/175
- 三十三 较量塘沽码头/179
- 三十四 行走在冰面上的狐狸/183
- 三十五 暗藏杀机的三坊七巷/188
- 三十六 亡命星洲/193
- 三十七 陷阱/199
- 三十八 在新加坡的勤王策划部/207
- 三十九 血溅丽泽乐群社/215

- 四十 群雄博弈/222
- 四十一 面对双重威胁/229
- 四十二 迷途羔羊/236
- 四十三 狭路相逢/247
- 四十四 难以想象的艰险征途/257
- 四十五 缺乏免疫力/268
- 四十六 为了神圣而堕落/274
- 四十七 亚答厝的凄凉月光/280
- 四十八 粉碎暗杀团/288
- 四十九 暗箭难防/293
- 五十 误入快意恩仇的江湖/301
- 五十一 重返热带雨林/309
- 五十二 口诛笔伐钩钩鼻/312
- 五十三 特立独行闽清伯/315
- 五十四 刺杀袁世凯/328
- 五十五 银铛入狱/330
- 尾声 醒世钟/335

楔子 英魂·毅魄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我,已经死亡了整整二十五年之久的我,一大清早,被一阵噼里啪啦的炮仗声惊醒了过来。

我慢慢地睁开死不瞑目的眼睛,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看不到一线光明还不要紧,最可怕的是没有一丝丝的空气。连一般情况下应该含有的 20.9% 的氧都没有,遑论应该含有的 79.1% 的氮? 至于氩、氦、氖、氦、氙等气体,更是绝迹了。不过,我倒是嗅到了动植物腐烂的特殊气味。哦,明白了。动植物腐烂过程,需要耗用大量的氧气。

难怪,窒息得我都透不过气来了。仿佛身处深度为 10916 米的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底部,感受到了刺骨严寒。不行,无论如何我得冲破这死寂一般的永恒黑暗!

也许是情急之下做出的本能反应,我那没有什么力气双手竟然移动了压在胸口上面的厚重的木板。虽然只移开了一点点的空隙,但一线阳光还是倏地一下子射了进来。啊,久违了的日头! 晴初霜旦,虽然仅是斜斜的一束阳光,但它是那么的强烈。我,下意识地慌忙用胳膊肘遮挡住视线。

过了好久好久,我的眼睛才适应了光线。我四处搜索,这时我才发现自己是躺在棺材里。原来,刚才被我移动的是棺材盖。那四块薄薄的棺材板,都已经出现腐朽的迹象了。

于是,我意识到,早已作古了的黄乃裳我已从死亡中复苏,并穿过了时空隧道,重返人间。不过,我刚刚费劲地从停在厝里的那一副即将腐朽的棺材中爬起来,一阵久违了的清风就把我轻飘飘地吹了起来。

灵魂很轻,只有二十一克,而且是往上飘的。我晕晕乎乎地升腾而起,只见万里澄空,千峰开霁,山色如黛。接着,我发现自己那储存记忆的神经元网路并没有损坏。于是我开始四处张望,不是找我的续弦,也不是找我的原配夫人谢翠莲。当然,更不是美人、才女。我急于寻找的是助手力昌。当年我的忘年交“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遇难后尸体要运回福州,是我出资让助手力昌替他秘密安葬的。迄今为止,我都不晓得林旭的遗体安葬在什么地方。

也就是说,要想知道“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的遗体安葬在何处,我得先找到助手力昌。问清楚烈士坟茔所在地后,我好告诉烈士的夫人沈鹄应啊!

“绂伯,”我正要动身,只见一缕芳魂飘飘缈缈而至,“别来无恙?”

“请问……”我认真打量了一下芳魂，虽然看不清楚面目，但仿佛看到了系在她脖颈上的丝帕，显然是上吊自杀者。不过，从优雅体态上还能看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你是……”

“我是沈鹊应呀！”

“弟妹？”沈鹊应的样子，正如她在《浪淘沙·虬髯客传》上半片所写的那样：越国意扬扬，不惜红妆。剧令深夜出严装。蹀躞叩门茅店里，颜色仓皇。“我正想打听……”

“绂伯，让你操心，真过意不去。”沈鹊应是一个敢于蔑视封建礼教，在词作中尽情地展示自己内心世界并大胆表达对爱情、对生活执着与向往的才女。当然，她同时也是一位有理想、有追求的美人。她积极支持林旭投身维新变法事业，并希望能跟随前往。当愿望不能实现时，她只好在词作中发出岁月蹉跎、韶光虚掷、人生聚散无定的慨叹。不过，在我黄乃裳面前，她没有表现出感伤情绪。“力昌将夫君遗体安葬于北门崎顶，后来，家父也将我与夫君合葬在一起。”

“在北门崎顶？”我终于得知林旭夫妻合葬之处，心里特别感激沈鹊应的父亲沈瑜庆，“立墓碑了吗？”

“只竖了一副家父亲自撰写的墓联：‘千秋晚翠孤忠草，一卷崦楼绝命词’……”

“令尊把你们夫妻俩的《晚翠集》和《崦楼词》，都嵌入墓联之中了。”

“这样既认得我们夫妻俩葬身之所，又可免遭鹰犬掘墓……”

“令尊苦心孤诣，想得十分周到啊！”

“要是没有家父，我夫妻俩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乃裳现在就去拜谒！”我刚转过身，面对着北门方向，倏地又见到一缕披头散发的芳魂。我认真地打量了一下，也看不清楚她的面目，但感觉到了这芳魂的野味。心想：也许，我们这些魂灵，都没脸见那些厚颜无耻地活着的人。

“抓钦犯呀！”我还没辨认清楚这第二位出现的披头散发女人，蓦然间喊声四起。紧接着出现了许多端着枪的民国初期军警，明晃晃的刺刀把我们团团围住。我怕他们伤及无辜，立即挺身而出告诉他们：“她们不是钦犯，我是正儿八经的钦犯！”

“你？”军警们面面相觑，好像没听懂我的话。

“我是戊戌那年，慈禧太后钦定的第十一名朝廷钦犯呀！”

“爹，”我话音未落，我的长子黄育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了出来，大声地告诉我，“他们要抓的钦犯是‘七叶一枝花’……”

“不！你们要抓的钦犯，”我听不懂长子黄育东说的“七叶一枝花”是什么人，“确实是我黄乃裳……”

“绂伯，你不翻老皇历，这些袁光头的鹰犬自然莫明其妙。”那一缕披头散发的芳魂嫣然一笑，柔中带刚地说，“只有我知道，你是‘老佛爷’钦定的第十一名钦犯！”

戊戌年，离八月仲秋仅差两天，维新党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君子”在北京惨遭杀害。

戊戌变法彻底失败，冥顽不化的保守派们面对风声鹤唳、刀光剑影，无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

这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人对庞大帝国呈现的雄浑落日保持着一份清醒。慈禧太后和荣禄就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他们俩不约而同又心照不宣地把目光投向了左安门。

不过，荣禄大人是亲临通津要道；第三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自然不需鞍马劳顿，她只是派出了一个神秘人物。

荣禄带着两个保镖“醉鬼”张三和“睡神”周四来到左安门后，立即下令打开城门。

“荣阁老，‘老佛爷’的懿旨是关闭所有城门。”刑部尚书崇礼虽然刚接过步军统领、九门提督职务不久，但深知“老佛爷”把京师禁军交给他，就是要他把关。自己是从一品老资格大员，加上有慈禧太后的懿旨，所以不买荣禄的账。“打开城门，是不是有违懿旨？”

“哼！要知道，左安门乃京畿要道，不说每天有多少商贾以及生活必需用品都要从这里进入。”荣禄就怕慈禧太后，因而赶紧换了一种口气解释，“单是各地要送的六百里加急塘报，这道城门就关闭不得。”

“要是让钦犯逃脱了，恐怕你这个文渊阁大学士就吃不了兜着走啦！”其实崇礼心中有数，只是拿话顶一下比自己大一级的荣禄。在他这个步军统领的精心安排下，纵然不算守卫内九门的八旗步军营，光是分布于外城及四郊的巡捕五营，总计就有二十三汛，每汛有官兵三百七十人，甚至还有五百八十人的大汛，将近上万人把守着外七门，可谓壁垒森严。他想，城门打开后，老子把从近畿武卫五军中抽调来的三百名“巴图鲁”全部派到城门口，就是有钦犯想从这里逃遁出去，也是插翅难飞。

“振威将军，”荣禄知道崇礼也是慈禧太后倚重的大臣，不得不按惯例称呼他，“出了差错，自有老夫担着。”

“好吧！打开城门！”崇礼心里想，要是“老佛爷”追究起来，有比我高一截的荣禄大人顶着。与其硬碰不讨好，不如顺水推舟。暗地里，他立即将瓮城上的“巴图鲁”悉数调到城下去。

荣禄走到雌堞城垛边，往城门望下去。只见几十个兵勇刚刚推开厚重的两扇城门，原本张贴在城墙上通缉钦犯的露布就被一阵劲风吹落到了城墙的旮旯角。门外的走夫贩卒，立即蜂拥而入。

看到这一切，荣禄的嘴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但瞬间就消失了。因为他看到了从瓮城下去的“巴图鲁”，人数非常多。

蓦然间，从不远处传来如同战鼓一般的轰鸣。紧接着，便是让人感觉到的大地震颤。

钦犯第十一

“马匹？”崇礼脱口而出喊了一声，立即跑到雌堞前往下探头，“有许多马匹……”

只见几个马贩子挥舞着白桦木制成的长长套马杆子，驱赶着上百匹扬鬃撒蹄的奔马向左安门城门口蜂拥而来。

崇礼特意观察了一下荣禄，见他面对这异常情况，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荣禄的木讷，令他觉得蹊跷。因为平时，不管有没有战争，马匹都是从安定门进城，从德胜门出去。今天，突然有这么多的烈马从左安门驱赶出城，其中恐怕有诈！老奸巨猾的荣阁老，难道还看不出来？

“呔！关闭城门，拦截马匹！”不等崇礼下令，突然从瓮城一个角落冲出一位蒙面女子，越俎代庖，断然下令，让负责守卫城门口的巡捕营将士采取措施。随着娇声吆喝，只见她一招“旱地拔葱”，身体腾空而起，越过雌堞飞身而下。

这样的勇气和这样的轻功，连荣禄身边的两个保镖“醉鬼”张三和“睡神”周四都有些出乎意料。他们情不自禁地赶到雌堞前，往下一看，只见那上百匹无缰烈马正以势不可当的速度飙举电发般奔腾而过，那蒙面女子不偏不倚地刚好落到了一匹没有鞍桥的烈马马背上。

那蒙面女子的轻功十分了得，上百斤的身躯如薄纱轻雾般落在一匹无缰烈马的背上。这匹烈性野马，一感受到压力，就立即仰天长嘶，以不屈的、高傲的、铮铮作响的骨脉与芳魂抗衡。它不断跳跃，不断腾空，想卸掉背上的负担，但是，那娇躯像吸盘似的紧紧黏在它背上，怎么也甩不掉。

那几个马贩子，立即用手中那长长的套马杆子去拨打蒙面女子，要把她从马背上拨下去。他们知道，那蒙面女子如果从光滑的马背上被拨下去，就有可能被铁蹄踏成肉酱。他们见无法把蒙面女子拨打下马背，立即跃身而起相继扑向她。

一时之间，几个汉子与那个蒙面女子各自施展轻功，在没有鞍桥的光滑马背上不停地跳跃，一边借着狂奔的烈马移位，一边厮杀。动作轻盈敏捷，似蜻蜓点水。没穿盔甲，却不时地闪烁银光，不知道是什么武器。更奇怪的是那蒙面女子的一袭黑纱，始终遮住红颜，没有脱落，只有一头乌云泼墨般的秀发，如零乱花影、似瀑布溅珠，在逆风中，与烈马的鬃鬣一起飘扬。

尽管荣禄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阵风从洞开的城门卷上瓮城，他似乎闻到了馥郁五木之香。不过，这蒙面女子的突然现身，还是使他暗吃了一惊。这个蒙面女子的出现，意味深长。不仅说明慈禧太后对他并不放心，甚至可以说对他有所怀疑。

荣禄的保镖“醉鬼”张三和“睡神”周四，想一饱眼福。可惜，眨眼之间，那蒙面女子的飒爽英姿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只剩下蔚为壮观的上百匹烈马撒蹄狂奔，俨然似汹涌澎湃的潮水，状如跌宕起伏的波涛，奔腾向前。

过了一阵子，尘埃散尽，阴霾消失，久违了的日头好不容易从那厚厚的乌云后面慢悠悠地钻了出来。倏地，不知什么时候躲在城门旮旯角的蒙面女子，看到尘土中有

那么一个亮点。她心中觉得诧异，于是向那闪闪发光的地方走去。

原来，是一枚银质十字架躺在夕阳下的尘土里。蒙面女子俯身将那带银链的十字架拾了起来，尽管它没有多重，但她的心里却沉甸甸的。她掂了掂手中的银质十字架，似乎掂出了它的分量。

“嘿！‘老佛爷’，真对不起。第十一名钦犯黄乃裳，果然从左安门逃了出去！”无可奈何的蒙面女子未吐心声，撮唇一啸，飞来一匹骠骊。她飞身上马，绝尘而去。

崇礼望着消失在灰尘里的蒙面女子，才跟荣禄打了个哈哈：“荣阁老，这真是：竹密难挡风过，山高不碍云飞。”

“振威将军，”荣禄一笑，回了一句，“破得眼前机，千古之英雄都归掌握。”

这时，荣禄的保镖“醉鬼”张三和“睡神”周四跑到城门口，只见两个马贩子躺在尘埃里，胸口有七道剑划的痕迹，一剑戳在咽喉，喉结处变成了窟窿，汩汩地冒着殷红鲜血。他们曾听说大内有一高手杀人全用这种伎俩，但始终无缘一见。这时才恍然大悟，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七叶一枝花！”

一 蹭蹬犬命 一灾压双喜

大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的一天上午。

闽清县六都湖峰村的黄氏族长公敲响了六叶祠的大钟，要惩戒端洋教饭碗多年的不肖子孙黄乃裳。

后来被慈禧太后列为第十一名钦犯的黄乃裳，是在农家给狗洗汤的六月六出世。看命先生用福州话讲：这团命贱。

确实，他诞生时就险些窒息而亡。紧接着闽清发洪水，全县房屋和农田几乎全部泡了汤。因而他一断奶，就没饭吃。到了他该读书的时候，因缴不起学费只上了两年半的“人家斋”。头回给人家插秧打短工，又滑倒梯田，摔散了东家的秧桶。

当他发现亲近基督，不用花钱买香烛，听福音还有免费午餐时，便把做木匠父亲“按墨斗线抡斧拍凿”的教诲扔到一边，决定去做上帝的儿女。可是，当他站在梅溪的溪水里，让薛承恩牧师为他洗礼时，竟然被一个无法无天的孩子王刘长伦用石头砸破了额头。要不是薛承恩牧师夫妇拉住了他，将一枚银质十字架挂到他的脖颈上，要他相信上帝，接受博爱思想，不为撒旦的干扰所动，血气方刚的他，肯定冲上岸去跟刘长伦算账。

端了洋教饭碗的他，跟着薛承恩牧师夫妇等人在永泰、古田、尤溪、沙县、顺昌等

钦犯第十一

地布道,常常被民众骂作洋人走狗。他在传播福音大爱的那些年里,不仅得忍辱受气,还两度做了人们拳打脚踢的“沙袋”。一次是在南平因建教堂的事,被人痛殴了一顿;一次是给乡间的父老乡亲种牛痘,被不肯接种牛痘的刘长伦打倒在田埂下不省人事。

俗话说,运气若衰,煮水水粘镬。就连他在福州女子中学讲授《比利亚圣经问答》期间与自己喜欢的女生谢翠莲亲嘴,也招惹来一阵飞短流长。后来他在保福山上的小树林里与谢翠莲偷尝禁果,更是遭到福州上流社会大加挞伐。要不是薛承恩牧师夫妇出于爱护教会的名声为他们这一对年轻人主持了西式婚礼,有可能掀起轩然大波。

也许是上帝的眷顾吧,才使黄乃裳沉浸在较长的一段甜蜜事业之中。然而由于他命中带劫,一向无拘无束的“欲望号街车”刚刚驶到中途便戛然而止了。与他情深弥笃的结发妻子谢翠莲在生育了两女两男后,却因患肺结核一病不起而撒手辞世了。

谢翠莲才魂归天堂的那些日子里,黄乃裳几乎天天夜里睹物思人。特别是淅淅沥沥的雨夜,泪流满面的他便会想起头一回与爱妻放浪形骸的那一天:他们在保福山上沐浴着阳光,采摘着野花,追逐着蝴蝶,一片天真、尽情嬉戏,忘乎所以。日头什么时候钻进了乌云,都不知道。等到电闪雷鸣,他们才吓了一大跳。可是要跑回女子中学宿舍,已来不及了。眨眼之间,瓢泼大雨便倾盆而下。为了不使自己变成“落汤鸡”,他拉着谢翠莲跑到一块突兀而出的岩石下躲雨。其实,他们俩早就被大雨浇得水淋淋了。虽说时在六月大夏,可是被风那么一吹,谢翠莲还是忍不住地打了个寒战。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她那月白色的单衫贴着肉,不仅彰显了她的肌肤,而且还把她那高耸的双峰给凸了出来。

“原来,她的身材这么好看!”第一次发现女生曲线美感的黄乃裳见谢翠莲冷得浑身颤抖、嘴唇哆嗦,便提议,将衣衫脱下来,把雨水拧干。同时发誓:绝不偷看。

然而,正处于青春期的他,是那么的渴望了解女人的胴体。他情不自禁地扭头偷偷地瞥了一眼,发现她那肌肤洁白的胴体还在发抖。于是他鼓起勇气,把她拉过来,紧紧地搂抱着,怜香惜玉地用自己那宽阔的胸怀去温暖她。

被他突然拉进怀抱的谢翠莲,尽管很不好意思,但还是感觉到了他的温暖,感觉到了他那颗怦然跳动的心。如果说,起先她多少还有一点不情愿的话,那么后来却主动地往他身上靠紧,偎依在他的怀里,如同“残雪依古柳”。偎依了一会儿,她悄悄地抬起脸蛋偷觑了一下他,然后给了他一个热烈的吻。

面对“素女鼓弦瑟”,怎么肯放过这大好机会?这时,他早把父亲“按墨斗线抡斧拍凿”的教诲抛到了九霄云外,立即把嘴紧紧地贴到了她那薄薄的唇上,来了个“梨花一枝春带雨”。在热血沸腾的情况下,一个长吻只不过是“闲水摇碧荷”。对他来说,即使是“凤凰饮醴泉”,也还是无法释放心中的激情,只有“骇浪驾丘山”“惊涛乱

水纹”才能掀起戏剧高潮。

他把她的胴体紧紧箍住，终于感受到了浑身无力的她放弃了挣扎，在野性的疯狂袭扰下，她的生理却情不自禁地做出了积极反应。她闭上了眼睛，嚤嚤地呻吟着，像干枯的小草，吮吸着甘霖，承受着雨露的滋润。

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亚当与夏娃要偷尝禁果。原来两性交融为一体，是那么的愉悦、那么的美妙。并非像他小时候所饲养的蚕宝宝那样，雄性蚕蛾在与雌性蚕蛾交尾后便走向了死亡。恰恰相反，他感觉到自己的青春益发生机勃勃。他仿佛在无边的草原上纵情驰骋，无拘无束的灵魂在自由自在地激荡。

黄乃裳迄今为止依然记得，在他把激情推向高潮时，她仿佛像蝴蝶那样在花蕊中颤动着彩裙般的翅膀。思恋及此，他潸然泪下。

中年丧妻的黄乃裳，在家中又做爹来又做娘，一个人得照顾四个儿女。在教会里，他还干着好几份差事：一是与美国传教士武林吉共同创办《郇山使者报》，一是协助薛承恩牧师译《天文图说》《圣经图说》《卫斯理传》等，另外协助美以美相继创办了福音、培元和英华学校。

“四个儿女，吃喝拉撒睡，光靠你一个大男人怎么照顾得过来？”族长公见黄乃裳心力交瘁，便极力劝他，“还是再去娶一个女人回来吧！”

四十来岁的男人，生命力与精力都正处于最旺盛的时候。说不想女人，那肯定是假话。不过，由于黄乃裳为主做工，一时还没有时间考虑续弦。当然，他不是把族长公的话全当作耳边风。比如，族长公曾经问他：“你那英华斋都教子弟什么课？”

“福音、培元和英华，除了学习英语外，还有格致……”

“格什么智？”族长公并不清楚黄乃裳说的是格致，而不是格智，“有本事，你中个秀才、考个举人，光宗耀祖一下？”

从小就很有志气的黄乃裳受族长公这么一激，便利用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去潜心苦读儒家经典，学习八股文。于四十九岁那一年，提着考篮，与一群十几二十岁的生员一起进入福州贡院的考棚参加院试，并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秀才。立志要为教会争得荣誉的黄乃裳，没有为中了秀才而骄傲自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依旧为参加乡试做准备。可是，由于他与几个弟弟没有分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二十口的大家庭。这时，他才觉得特别需要一个当家理计的女人。因而在参加罢乡试后，他才渐渐地松了口，答应再娶。经过亲朋好友张罗撮合，他利用传道机会与十五都的钱氏见了几次面后，双方都有好感，于是决定结成连理。

这一天，是黄道吉日。在乡试考场上认识的永泰书法名家力捷三闻讯后，真替黄乃裳高兴，特意用“八分隶”书写了好几幅红双喜和楹联，派他的族弟力昌送来，贴在“登庐”大门以及各处的楹柱上。

钦犯第十一

从小跟着父亲学过木匠手艺的黄乃裳,因与绳墨亲密接触而酷爱书法,看到考场新加好友特意送来“八分隶”,自然不敢怠慢,执意把力昌留下喝喜酒。

族长公以为一向特立独行的黄乃裳终于肯“按墨斗线抡斧拍凿”,符合天道人伦事理。于是,亲自鼓动族亲集资,叫来了十番锣鼓和在梅城、六都、十五都等地比较流行的一队肩头坪戏班。

“满地红”炮仗炸响之后,在欢快的唢呐和十番锣鼓声中,由十一二岁孩童装扮的生、旦、净、末、丑站在成人肩上的表演就开始了。锣鼓声引来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直比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举办的传统“十八阪”墟场还要热闹。

然而,当族长公高高兴兴地和七大姑八大姨走进“登庐”院落的时候,心里顿时就不爽了起来。原来,除了大门上贴着“八分隶”楹联和红双喜剪纸外,里面根本就没有披红挂彩。要不是黄乃裳的长女黄端琼和那孀居守寡的二弟媳聂氏以及三弟黄乃模的夫人刘郁仙,手忙脚乱地在招呼着纷至沓来的人客,谁知道这一家办喜事?

端了洋教饭碗的黄乃裳,一定要学“钩钩鼻”“番仔哥”做派,让新娘子披着一袭白色婚纱与他在教堂举行婚礼。在乡下人看来,只有办丧事才白凄凄一片,自然一点喜气也没有。

族长公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不仅会给黄氏全体宗亲带来歹运,而且还将倒霉整个六都洋。迫于群众义愤与舆论压力,所以族长公必须拿出威严来,给黄乃裳一个惩戒!

“哎呀,九美,你可回来啦!”九美,是黄乃裳的小名。就在族长公气呼呼的时候,黄乃裳提着长衫衣襟一脚跨回“登庐”的门槛,“大喜的日子,你一大早跑到哪里去?”

“噢,族长公呀!”黄乃裳接过长女端琼手里的热毛巾,揩了一把脸上的汗,把长长的辫子盘到脖颈上,坐下来喝了一口弟媳刘郁仙递来的茶水,“我先去洗了个汤,然后顺便去湖头村的福源堂……”福州十邑百姓,把洗澡叫作洗汤。

“九美呀,早年你迫于生计,去吃番教的饭,情有可原。”族长公知道黄乃裳家道贫寒,所以那一年并没有拦阻他入教,“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跑到福源堂去干什么?”

“我要在福源堂举办婚礼……”福源堂,兴建于十二年前,这是闽清有史以来最早的教堂。

“不行!”族长公立即表态,而且那口气不容置疑,“这一回呀,得按我们六叶祠的规矩行事!”

“我是信主的人,”黄乃裳是个极有主心骨的人,不会轻易改变初衷,“婚礼必须按照基督的旨意办。”

“九美,你娶谢翠莲的时候,因为她也是信洋教的,我不好干涉。”族长公一想起这件陈年旧事,心里还老大不快,“这一次,你续弦十五都钱氏,人家不信洋教,所以必须按我们六叶祠规矩办。”

“族长公,别忘了,我信洋教!”

“你也别忘了，你是六叶祠的子孙！”

按族长公坚持的传统做法是：出门迎娶新娘之前，先到六叶祠祭拜祖先。接着，新郎官在男方亲友簇拥下一路跟着接亲花轿燃放鞭炮。花轿到女方家时，新娘闺中密友要拦住新郎，不准其见到新娘。新郎答应女方所提条件后，才得进入岳丈家门。然后上香祭祖，父亲为女儿盖上盖头，由福高德劭女性长辈持竹筛或红伞护新娘上轿。这时，女方家长应将一碗清水、白米撒在花轿后面，代表女儿已是泼出去的水。到了男方家门口，新娘一走出花轿，就得从炭火盆上跨过去，表示洗去进门前的晦气和不祥。然后由男方一位有福气之长辈持竹筛顶在新娘头上，并扶新娘进入大厅。由于黄乃裳是续弦，所以新娘进门后，要先拜原配亡妻遗像。只有“新人”取得“旧人”的谅解后，才能拜天地、拜祖宗，做夫妻。

据族长公说，为了照顾入了番教的黄乃裳，这已经是删繁就简了的一套婚礼程序了。不过，有一个规矩，使黄乃裳无法接受。那就是族长公一再强调：在“登庐”厅堂的横头桌上，得摆出亡妻谢翠莲遗像！

“亡妻……”黄乃裳不愿伤了新娘，撒了个谎，“没有遗像。”

“那就拿一件谢翠莲生前穿过的衣服，”族长公坚持老套路，端了一张太师椅放在厅堂横头桌前，“披在太师椅椅背上，权当谢氏本人在座。”

“族长公，你这是诚心让钱氏难堪嘛！”

“谁叫她是续弦？是续弦，就得跪拜你的亡妻……”

“谢翠莲已病逝五年之久了呀！”

“不管怎么样，活人都得恳求死人谅解。”

“我那谢翠莲早已魂归天国，不会管人间的事！”黄乃裳不但不听族长公的吩咐，还把那一件披在太师椅椅背上的亡妻谢翠莲的衣服收了起来。然后，独自步行去迎娶继室钱氏。

正是黄乃裳的固执和我行我素，一下子激怒了族长公。在屡劝不改的情况之下，他才敲响了“六叶祠”大钟。

六叶祠钟声一响，凡是姓黄的乡亲，都很自觉地纷纷放下手上的活计，从田野、从池塘、从山头、从家里，迅速汇集成一股潮流，涌进黄氏祠堂。庙祝见来的人差不多了，便请族长公发话。

“自从黄乃裳参加了番教后，便不‘按墨斗线抡斧拍凿’了。”气鼓鼓的族长公，原想好好地数落一下黄乃裳的种种不是，可是由于太气了，一时只想出一句方言歇后语，“今天，他十六两元宝灰——又出四两锡（式）。去！把黄乃裳给我捉回六叶祠来，罚他‘输助倍蓰’，看他还会作疾不？”

所谓“输助倍蓰”，就是因为黄乃裳有违族规，他必须按宗祠约束，交纳五倍的祠堂经费。如再不悔改，就得在六叶祠当众接受惩罚。

钦犯第十一

在农村，族长公极其权威。特别是六叶祠的族长公，简直可以斥水成冰、呼风唤雨。在族长公指令下，二十几号年轻力壮的“自家人”强行将一路反抗的黄乃裳硬拽向六叶祠。

作为人客的力昌，正年轻气盛，见那么多人欺负黄乃裳，气愤不过的他，便冲进人群，替黄乃裳打抱不平。

奉族长公之命拉扯黄乃裳的也都是后生哥，对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横加干涉“自家人”事情，自然不买账。特别是那个叫刘长伦的年轻后生哥，因与黄乃裳三弟媳刘郁仙是本家，所以也跑来凑热闹。当年，黄乃裳受洗时，就是他带头往河里扔石头。后来，黄乃裳给乡亲父老种牛痘，又被他痛揍了一顿。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由于他拒绝种牛痘，后来还真的长天花，脸上留下了麻点。如今，麻脸刘长伦又仗着人多势众，率先对力昌恶语相向，接着拳脚相加。

黄乃裳与力昌也只见过一面，并没什么印象。虽然看到有一个人冲进乱哄哄的队伍，好不容易才想起来人是谁。可是还没来得及申明，“自家人”的怒火已经燃烧起来了。

做人客，干涉东家事务，力昌自知理亏。于是，他含胸抱头，蜷起身子，鼓起健肌，吃几捶拳头，活该。没想到，一个个都是往死里打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他才大吼一声，使出看家本领——虎尊拳，予以反击。只见他吞喉露齿、狮嘴麒麟目，闭气催劲，发声助威。借力用力，手法多变、动作刚硬，声东击西，叫人无处可防；指上打下，使敌摸不着套路。幸亏力昌手下留情，未被最厉害的“虎爪”伤着。

饶是如此，他们已经不愿意再替族长公去逞勇斗狠，不仅放了黄乃裳，而且再也不敢靠近力昌了。特别是那个麻脸刘长伦，吃了好大亏后，不敢作疾，就怕拳头再次砸到他身上，所以远远地站着，心里兀自纳闷：“这小子有两下子，就不晓得是什么拳术？”

“哈哈，大家刚才领教的是永泰虎尊拳。”黄乃裳曾经跟着牧师薛承恩、保灵等人深入永泰乡间传播福音，领略过匪患严重的湫口乡这一拳种。他见“自家人”纷纷退避三舍，便把力昌拉到了他们面前，“会虎尊拳的这位小弟，是永泰书法名家‘八分隶’力捷三的族弟，叫力昌。”

黄乃裳没有责怪那些后生哥“自家人”，使他们特别感动。在领教了力昌的威猛之后，拗不过不屈不挠的黄乃裳，把族长公之命抛在了脑后，反而跟着他去十五都接亲。

福州地区有一句俗语话，叫作“丈人疼女婿，酒瓶搭搭盖；丈母疼女婿，奶干炒韭菜”。新人家中父母晓得黄乃裳是端洋教饭碗的，也就没有按照老一套风俗习惯办事，免去了许多烦琐礼仪。只是每人一碗太平面，滴了几滴老酒。等大家吃罢太平线面，娘家人抬出髹漆全牛皮箱子和藤漆皮枕、花灯、“镜箱”和“桶石”这福州特有的民间五大嫁妆。丈母娘还当着迎亲队伍的面，把一个红纸包塞进髹漆全牛皮箱子的箱